□ 王承钧

蝶舞霓裳，梦幻凯里

在一个秋意渐浓的周末傍晚，我与妻子步入凯里民族风情园，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园区两旁的路灯以苗族的吉祥物“蝴蝶妈妈”为灵感而设计，五彩斑斓的灯光倾泻而出，不仅为人们照亮了道路，更像是一只只振翅欲飞的彩蝶，引领着人们穿越到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古老空间，去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和文化。

晚风轻拂，悠扬的芦笙曲随风飘荡，那是苗族特有的旋律，清脆而深远，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有着穿透心灵的魔力，唤醒了我心中沉睡的记忆，让我仿佛看到了苗族人民在古老的土地上载歌载舞，繁衍生息的生动场景。风雨长廊内，人声鼎沸，一场别开生面的视觉盛宴——贵州“村T”民族服饰秀，正在这里上演。

贵州“村T”，一个与贵州“村BA”、贵州“村超”一样，乍一听就充满了浓郁乡土气息的名字，此刻，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贵州和美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光芒。表演者没有专业模特的标准步伐，只有最真挚、最纯粹的情感流露；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只有最贴近生活的质朴与真实。

随着音乐的缓缓响起，T台灯光逐渐亮起，由暗到明，仿佛是在唤醒一个沉睡的梦境。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T台之上。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村民们，身着各式各样、精美绝伦的民族服饰，迈着或轻盈、或稳健的步伐，缓缓步入舞台绕场一周。苗族的银饰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发出清脆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传说；侗族的织锦绚烂多彩，那细腻的纹理、精美的图案，每一针每一线都蕴含着世代相传的手工艺智慧与侗族人民对美的不懈追求。还有身穿民族盛装的瑶族、畲族、水族、布依族、僰家人的村民们，也无比欣喜地次第登场。他们虽未经专业的训练，步态中带着几分质朴和羞涩，但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的自信与璀璨，却足以照亮整个舞台。

T台上，表演者以服饰之美为引子，通过细腻的动作与表情，编织出一幅幅关于家乡记忆、文化传承与生活哲理的生动画卷。他们之中，有人携带着劳动工具，巧妙地将日常劳作场景融入表演，这份源自生活的真实质感，如同清风拂面，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深切体会到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力量，仿佛伸手即可触及生活的温暖脉络。

坐在观众席上，我与妻子被这份纯粹的魅力深深吸引，完全沉浸在了这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之中。我们仿佛也成为了这场盛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台上的表演者同频共振，一起感受这份专属于黔东南的热情与活力、自豪与骄傲。环顾四周，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好奇与惊叹，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不时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为这场独特的表演增添了几分热烈的氛围，让整个风雨长廊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

据介绍，“村T”的创始人杨春林，是一个自幼生长在凯里的苗族服装设计师。在人群中，他的身影并不显眼，没有耀眼的光环，也没有华丽的装扮，但正是他，用一双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巧手，将贵州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技艺如同珍珠般巧妙地融入现代设计之中，让这些古老的服饰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风雨长廊的旁边，大型非遗市集“绣里淘”灯火辉煌，人潮涌动，游客们被精美的民族服饰和手工艺品深深吸引，纷纷驻足欣赏，精心挑选。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匠人的精湛技艺，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是文化传承的瑰宝。

受“村T”活动影响，风情园的餐饮与住宿业也迎来繁荣。街道熙熙攘攘，餐馆香气四溢，酒店与民宿常常客满。这繁荣的景象，正是“村T”效应的直接体现，它如同一场春风，吹开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花朵，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增收的路子，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夜色渐深，表演仍在继续，长廊内的灯光与星光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主角，每一套服饰都是一部未完待续的历史。贵州“村T”，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感受到了民族的骄傲。

走出民族风情园，回望那条依旧灯火辉煌的长廊，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感动。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夜晚，我们见证了“村T”的璀璨，更见证了黔东南这片土地上，那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或许，这就是生命的意义，总能在不经意间，遇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最真实的自己。而凯里，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正以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梦想、关于文化、关于爱的故事。

□ 高俊华

一春一会一季红

一版一升一珠红，一角一涯一岛通。
一新一能一源照，一川一野一马冲。
一中一原一家国，一瀑一寨一镇容。
一歌一舞一球醉，一笛一曲一书中。

□ 吴中峰

“三八”妇女节感赋

党率万民攀高峰，巾帼力量气势雄。
感恩奋进跟党走，敬业爱家树新风。
孝老护幼育仁德，须眉不让显神功。
苗岭侗乡半边天，同心筑梦百业丰。

□ 莫章海

清平乐·春意

丝丝雨滴，杨柳风吹起。
山寨芦笙歌舞戏，野岭鸟音情趣。
新春揭幕归来，旧年隐退收台。
待看谁能早醒，眼福大地花开！

□ 晚晴

七绝·春风

春风又暖旧阳台，十里桃花眼底开。
两岸河堤飘翠柳，一群燕子远方来。

□ 熊轲

春雨辞

雨水滴滴答答，雨幕间寻寻觅觅
赴一场春日宴，好时光中满眼清鲜
融入青涩韶华，多些恬静、淡泊

花影烟雨中摇曳，如胭脂晕染时光
曲廊新碧萦绕，若春风绘成丹青趣
纱窗青枝掩映，似经卷蕴藏寂美

思绪徜徉，躁动退却多了些许柔情
诗意渐渐浸润心怀，流下诚挚热泪
梦中撑一把伞，眷顾在笺语中邂逅

清水江

春日花开

吴光辉 摄

坚守与突围——读陈杨《通往融媒之路》一个基层新闻人的时代答卷

□ 张勇

在信息爆炸与媒体迭代的浪潮中，尤其融媒体的汹涌澎湃，传统媒体和新闻人的坚守与突围，始终是一道值得深思的命题。重庆媒体人陈杨的《通往融媒之路》以四十余载新闻生涯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基层新闻媒体从铅字油墨到数字荧屏的转型图景。这部书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亦是一面映照基层新闻媒体变革的棱镜。全书没有宏大的理论框架，亦无浮华的辞藻堆砌，以质朴的笔触、坦率的反思、鲜活的案例和务实的经验，为基层新闻媒体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生存指南”，更让人看到一代新闻人坚守初心、拥抱变革的精神史诗。

一、择一事终一生：匠人精神的当代诠释

“献了青春献终身”，陈杨用这句话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却无意间道破了新闻媒体行业的本质——匠人精神。从18岁踏入报社的练习生，到执掌媒体业务的副总编，他始终将新闻视为“手艺”而非“职业”。书中章节“‘黑白颠倒’练就真功”“最快的脚步是坚持”以及在编审中“与每一个字搏斗”，恰是这种匠人精神的生动实践与注脚。

在传统媒体黄金年代，陈杨深耕时政报道，以《我国内河港口建设的重大突破 涪陵大水位差码头发挥效益》《武隆县首创“北羊南移”新法》等作品叩开央媒大门；在纸媒式微的困境中，他又以主导策划《巴渝都市报》转型、创办网站和手机报等实践，探索新媒体生存之道。无论媒体如何变迁，“勤动笔、勤思考、勤总结”始终是他不变的准则。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实则是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的无悔追求和坚守，不仅成就了个人的职业高度，获评高级编辑，更诠释了何为“择一事终一生”的信仰——它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伏案疾书、年复一年的编稿审样，是腰椎间盘突出仍笔耕不辍的倔强，是“办公室夜晚少有亮着的灯”背后的孤勇。

二、守正与创新：融媒时代的破局之道

面对“报纸，一叶摇晃的扁舟”的行业困境，陈杨的叙事没有沉溺于怀旧，而是以开放创新姿态拥抱变革。从“起步网站：本土为先”，到“报纸不只是一张报纸”；从“论坛，‘开门办网’的样本”，到探索“防止沦为新版纸媒”的融媒路径，基层新闻人的每一步尝试都紧扣时代脉搏。难能可贵的是，传统媒体人始终清醒：技术只是工具，内容才是灵魂。

书中对“求解‘卡脖子’难题”的剖析尤为深刻。当同行苦于“有爆款缺用户，有平台少流量”的囧境时，陈杨提出“求解人才短板”“坚持受众意识”，强调“无视频不资讯”“宣传政策不等于写简报”。这种坚守新闻规律的定力，源于对职业本质的深刻认知——无论载体如何变化，“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始终是新闻人的立身之本。而他笔下的“融媒各平台战略定位要精准”“硬新闻不妨多一些‘江湖气’”，正是“内容为王”理念的最佳实践：用有品的报道、服务的理念、多样的呈现，让新型主流媒体既有深度，更有温度。

三、风骨与温情：一个新闻人的精神肖像

陈杨的文字里，既有媒体人的风骨，亦有普通人的温情。他坦承“很不屑阿谀奉承、大话连篇、请客送礼之人”，直言“怕曝光”的官僚心态，却始终相信“大多数媒体人经受住了考验”；他调侃自己是“无趣之人”，却将耕耘编采业务升华为“蜜蜂采蜜”般的生命状态；他回忆父母赋予的“正统教育”，坦言“家庭影响塑造了独立思考、踏实做事、低调做人的性格”……这种真诚与自省，让职业叙事摆脱了功利的窠臼，展现出真实的人格魅力。

尤为动人的是书中附录“我的父亲母亲”“‘60后’的成长之路”。当一位资深媒体人卸下职业铠甲，以儿子的身份回望父母、以“60后”的视角反思时代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记忆的存档，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在政治挂帅的童年里寻找启蒙，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理想，在时代剧变中完成自我重塑。这种将个人史与行业史、家国史交织的写作，让《通往融媒之路》超越了职业手册的范畴，升华为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生命之书”。

四、永无尾声的结语：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卢新宁曾言：“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而陈杨用四十余年职业生涯证明：这份底稿的书写者，既需要“妙手著文章”的专业素养，更需要“铁肩担责任”的精神脊梁。在人人皆媒的今天，《通往融媒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基层新闻媒体留存了一份珍贵的实践档案，更在于它传递了一种信念：无论技术如何颠覆、舆论场如何喧嚣，真正的新闻人永远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对职业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时代的关切。这份确定性，或许正是抵御有人说学新闻就要“把人打晕”争议的最佳答案。

评论

山高水长！长长的路，慢慢地走……《通往融媒之路》以文字的温度、深度和高度检阅了一个资深党媒人的初心与担当，更是为业界提供了深入学习借鉴的个案和范式。春暖花开，这册散发着缕缕墨香的力作书页灵动，在祝福与憧憬中走近每一个追随者、追梦人，以其温润如玉品格，让“相信相信的力量”凝聚成为澎湃动能，穿越时空抵达愿景的彼岸。

□ 潘洪波

重安江畔歌声袅袅

在贵州苗岭山上享有“小江南”之称而名扬省内外的重安江，是流入洞庭湖中的沅江源头支流之一。七十年代中期，我在重安江畔的重安中学度过了两年的高中生活。八十年初，我到黄平县文化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创作一部大型苗族歌舞剧《锁在深山的爱情》时，为了丰富剧内容和提升艺术高度，我深入到苗村僰寨比较集中的重安去搜集民族民间故事和民间音乐素材，并入住在重安江镇江边的一栋临江而建的“小江南”栈店阁楼上。

记得第一天，我到了距重安江边不远的半山苗寨，拜访了八十多岁的歌师杨够理，他讲述了苗族芦笙的来历故事和四五十首的古老芦笙词及古理古词等。正当半山苗寨那天的夜幕降临，远山含黛，炊烟袅袅，间或有笙曲缥缈，轻音舒缓。这时，正遇上有客人来到寨上，当夜有月华如银，落洒浅浅的美意席卷全身。一会儿，凉风袭来。这时，半山苗寨的歌手要与客人对唱苗族大歌开始了。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苗族夜间大歌的魅力所在，体会到客人与主人之间夜里对唱大歌场面庄重严肃。也感到苗族歌手的粗犷豪放的歌喉收住了每个人的脚步，他们在朦胧的屋檐下摆放着几根陈旧光滑的板凳，双方的面孔陌生，互相都不相识，主人的歌声开始扬起，那是无需伴奏无需乐队的歌声，歌唱着远古的来历，唱着《洪水滔天》，唱着《开天辟地》歌声不因陌生人而中断，歌声不因夜深而寒冷，沙哑的歌喉粗厉地冲着天上的星光和月亮，这就是苗族人，这就叫苗族夜间大歌，真让我流连忘返。

几天后，我就把几个重点的歌师请到“小江南”的阁楼来同吃同住，从早到晚不停地录音搜集，翻译整理，从中吸收营养，获得灵感。这样，一首首高昂激情的苗族大歌和柔情似水的情歌在重安江上空飘扬缭绕。

记得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早早起来，透过晨雾轻纱漫过江面，连接到江边一笼笼竹林枝头垂吊到江面上轻轻地点水。然后一颗颗亮晶晶的水珠，从竹叶上时不时地滑落到无声的江面上。一会儿，雾霭散开之后，留下丝丝缕缕的雾气依然不愿离走。这时的晨光从竹枝的叶脉上悄悄溜却，一会儿，成群姑娘们的笑声随着她们的小花伞流动来到了江边竹林之间，那是当地苗族姑娘与僰家姑娘们邀约来到江边留影，像一首首抒情的朦胧诗篇让人浮想联翩。她们踏上了翅尾的小木船，碾压着波光的碎片，把太阳在水上拉成了条条的银光飘带，她们要向不远的铁索桥、钢架桥及现代混凝土桥，谓之“三朝桥”地方靠近。

这时的江雾已经收去，空气清爽宜人，江面的亮度更加透明，水色更加的诱人心动。到了下午，太阳疲倦地沉倚在西边的山口上，并倚在黄岭坳上的稀稀疏疏的大树上时，在太阳临走的那片刻时光，船上的渔夫撕下了最后一片渔网，细密的金丝并织满了河湾，而重安江边的孩童顽皮地搅乱了满江的金色。炊烟扬起，这时江边的苗族姑娘花衣彩裙带着小花伞走了，诱人的山歌已经接近尾音。江边仿佛只有一对鸳鸯和一对老人默默地和夕阳道别晚安。于是，暮霭又开始掩住了安谧的重安江上。

正值是重安江的夏夜，月亮从树梢中洒下缕缕的银辉，江边就开始涌动着人影，仿佛是穿着各种衣着，但已经模糊朦胧一片了。往往这个时候，较多的是年轻的情侣在漫游私语；在这道江边的风景线上，让我领略到了重安江夜景多姿多彩的风情。然而，这家店的主人老龚知道我此行的意图之后，他特地把我安排依靠临江的房间里。一天到晚地录音口述清唱，歌师们已经呼噜进入了梦乡。然而，这时的我还在凭江感慨万分。此时的月亮落在水中，静静地把天上的银河一起坠入江上，江边民居的灯火与月光融合为一体。偶尔还听到渔郎划着小木船在靠江边流动，那船上微弱的小灯黯然地在江里点缀；只听到岸边扑通的一声青蛙跳进水里，然后一切都是那么寂静了。

难怪，这个文才雅致的重安小江南主人，让人钦佩他的才华横溢，连《人民日报》副刊都刊登了他的妙联一文：“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为公苦为私苦，苦里寻乐拿壶酒来。”小江南门口两边的显眼处还留有：“闻重止步，知味停车”几个显眼字体，就吸引人止步停留下来。而在大门两边的柱头上还有一副对联：“世上无比酒，酒与谁比；天下有名楼，楼在何方？”在正门上的一副对联是：“奇也铁索风雨百年不生锈；怪泉水飞流千载自间歇。”“铁锁奇，泉水怪，小江南就靠在近处。”那过堂屋的两边墙上，分别还挂着独特的苗族刺绣和僰家蜡染花布；一台陈旧的录音机里播放着《春江花月夜》的歌曲和苗族僰家歌调，整个小江南弥漫着浓郁的地方文化气息。临江两边的阁楼雅座的门边，留下了半副对联，门的右边是：“清萍竹舍竹舍清平愿天下人清平求度”。门的左边是“求下联”三个字。路过这里的人们无论是有文化或没有文化的人，看了半边求下联后都摇头晃脑，振振有词。而雅座的对面门上就贴着一张“征集小启”。内容如下：“本店有对联三副，已被多家报纸登载，私人制作金匾联装饰店堂，供往来宾客品评。”这几年来的饮食文化，小江南不愧为当代的饮食文化的典范。另有一副对联为：“重安山重山山重重重重重上九霄云，弯弯弯弯下十里滩，弯水水弯水水弯。”那《清萍竹舍求对联》曾于1986年在《贵阳晚报》、《中国旅游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登过。贵州著名老作家蹇先艾先生等四十多人，途经重安江都在“小江南”停车下来看个究竟，还是为难了这行文人。至今已有一千多人应对但都没有对上。设奖三百元没有一人拿走。可是，有些自知之明者在报刊上发表评论，奉劝不要再应对了，留下来作为后人去寻求应对吧！

此时此刻，我还在久久地欣赏江边的夜景时。一会儿，对江的住户们已经熄灯了。瞬间，我仿佛听到楼下的鱼儿在江水里吸吮着食物发出那滋滋的声音。如果不是有月光下的江面上，几乎是不知道水是在缓缓向东流动。月光在微风下涟涟地在水面上拉扯了一丝丝银白色的线，仿佛就像苗家姑娘在不停地抽丝闪耀着明亮的光华。江风习习吹来，床上是没有帷帐，吸血的蚊子们也被凉风和美景陶醉下不愿出来了。

在这优美舒心的环境中，我搜集整理了极其丰富的民间古歌、民间音乐和民间故事传说等四十多万字，为县州省的“三套集成”出书作出了贡献，个人并荣获全省优秀奖。特别是对于我创作的《锁在深山的爱情》一剧上演后，荣获黔东南州文艺汇演特等奖，并参加全省文艺调演，贵州电视台摄制并播出。这一切都是民族民间歌师传承与创造，都是歌师们一昼一夜跟着重安江三十三浪一起一落，如实推出那赞美的漩涡，那些闪光的歌词弥漫着米酒的香气，一簇簇亮丽绽放；而今，歌师们不仅在传承唱着古老歌声，而且更赋予新时代的旋律，歌唱着美好的生活在重安江上空永远飘扬回荡。